



旷古赤水河 传世黔台酒

电话:86-021-63152788 网址:www.qiantai.com (广告)



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”让我不由得思念起外婆来了。要是外婆还活着，她早已过了百岁。外婆从小陪我长大，她的一言一语，一举一动对我影响很大，尤其她那刻苦耐劳、勤俭持家、善待他人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都说，越亲的人就越让人难忘，外婆就是我最亲的人。

◆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。插队到农村的父母没有时间照顾我，就把我送到市区的外婆家，由外婆来带我。从此，一老一小栖身于一间石库门的小房子，过起了老幼作伴、有苦有乐的日子。

外婆很早从苏南一个水乡来到上海谋生。在这个茫茫人海的大城市，她认识了我外公。外公是从扬州到上海做小生意的。他凭借扬州“三把刀”之一的剃头刀手艺，在上海开了一家小理发店。我依稀记得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外婆家是楼上住人，楼下开理发店。作为小业主，生意尚可，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外公喜欢喝早茶，每天晨起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附近的茶馆，点上一壶茶，再来点小点心，品茗茶的清醇香气，吃上喜欢的小笼包子。一天的开工，就在这吸溜完满满元气中拉开序幕。回到家，外婆早已起身，洗衣、做饭、收拾家务。外公便去理发店开门做生意。听母亲说，外公平时喜欢吃烫的东西，这个习惯一直如此。所以，在他不到60岁的时候患上了食管癌，后来就故世了。

外婆自此也失去了经济来源。她靠着给人洗衣服、做家务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后来，随着2个舅舅相继工作，家里经济负担稍作减轻。再后来，我母亲到郊区下乡，我小姨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分配到四川。我外婆就一个人生活，直到我降生，她就带着我一起过。原来住的门面房，几经辗转，后来变成一处石库门亭子间。不过，外婆说，虽然房子比以前小了点，但上楼梯要好些。毕竟年纪大了，原来家里窄窄的楼梯走着挺害怕。因此，外婆还曾摔过一跤。

◆外婆名叫沈爱宝，弄堂里的人都叫她沈阿婆。在与外婆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虽然生活过得极其简单，倒也乐在其中。记得那个早晨，吃过早饭后，外婆便带着我说“我们去走亲戚”。我俩就顺着街沿一边走，一边说着话。这时，外婆就会叮嘱我，上人家里要叫人，守规矩，不能贪玩。每次出去，外婆会搀着我的手，不管有多远，基本上就是靠走路。到了人家里，我会看人年纪叫，老的叫“外公、外婆”，稍轻些就叫“叔叔、阿姨”，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就叫“哥哥、姐姐”。外婆则跟着“亲戚”去说话，然后就在天井或家里一隅开始洗衣服。

当时我小，不懂，心想“走亲戚”为何要帮着人家洗衣服。每每我这样问时，外婆就会说，“亲戚”家里人多，家务活也多，忙不过来，我们去帮忙。像这样洗衣服，外婆有时会半天，有时衣服多了就一天。我则拘束地待在一旁，要么静静地看小人书，要么就看着外婆洗，偶尔想到什么与外婆说说话。到了中午，“亲戚”一般会下一碗烂糊面给我们吃，有时给一人一个馒头。干完活，我们就再顺着来时的道走回家。外婆从来没有说过累，仿佛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累。这种坚韧在她身上得到很好体现。

我从小就对外婆口中的“走亲戚”印象特别深，其一是外婆“亲戚”特别多，其二都是干着同样或差不多的活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见外婆上人家里洗完衣服、“亲戚”给外婆结账付钱的场景。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“亲戚”要给外婆钱，只是外婆给我的解释：“她是看咱俩可怜，同情我们。”

◆我父母，还有2个舅舅以及小姨工作后，他们知道外婆是家庭妇女，没工作，每月会给我外婆一些生活费。外婆自己则通过帮人洗衣服、做家务赚些养家钱。家里几个长辈亲戚，除了小娘舅以外，其他的都在外地。大娘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

口述：晓鹭 文字：石路

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

舅原本也在市区，后来，他们厂搬去了贵阳，人也跟着去了。小娘舅每月会从沪北骑近一个小时的车，按时来送生活费给外婆。这时，外婆就会买半个鸡，做成白斩鸡。因为小娘舅特别喜欢吃鸡。小娘舅也挺孝顺的，每次来除了给钱外，还会把厂里发的自己节省下来的手套、肥皂、草纸、盐汽水啥的拿给外婆。

我和外婆在一起，对于吃从不讲究，外婆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但到了逢年过节，外婆还是会早早到菜场去排队买些鱼肉，改善伙食。有时我生病了，胃口不好，外婆就会出去买一碗阳春面回来让我吃。一碗下去连汤带面全部吃尽。这时，外婆就会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晓鹭，你得的啥病，莫不是馋老病。”我嘿嘿一笑。因从小跟着外婆，吃奶糕长大，所以身体抵抗力差些。所以，外婆会经常到中药房买鱼肝油给我补身子。

父母因我在外婆家，所以也会隔段时间回来。每次来，给外婆一些钱，还会捎上些农村土特产。外婆在我父母临走时，也会买点糖果、饼干之类的东西让带回去。家里还有小我4岁的妹妹，她由父母带着。父母有时间我不想跟着一起回去，我会连忙摇头说：“不去，不去，我要跟外婆在一起。”到了上学历，我不得不回乡读书，但到了暑假，我一定会来到外婆身旁。

◆在乡下读书的时候，我会时常想着外婆，有时会与母亲说，有时在梦境中，心里总盼望着能早点放暑假。一放假，我就能去外婆那儿了。外婆一直以来，身体都不错。我还从未见过外婆生病。上学那会，每次与外婆外出，见她提着不少东西，都有点心疼。这时，我就会主动帮她拿。外婆说，你长大了，真懂事，以后要像个男子汉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

记得有一次暑假里，我和外婆去昆山，乘公交后，转坐小火轮。那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船。小火轮开得挺快，一路在水乡行驶。沿途风景秀丽，垂柳摇曳，有时还能看见一些女人在河浜前洗衣服，有说有笑。轮船上，满满当当全是乘客，有点拥挤，空气显得有点浑浊。我问外婆，你晕船吗？外婆说，不晕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一路像个大小人似的照顾外婆，毕竟她当时已快60岁了。

到了昆山，外婆找到娘家的亲戚，我们便住下了。多少年没有回去了，外婆想家，也想这些亲戚、邻里。外婆空闲时，就帮着娘家人一起下田干活，采桑叶、养蚕宝、种蔬果、打药水。我平时做完暑假作业，就跟着外婆做事。娘家人的生活要比过去好很多。外婆的父母早年就故世了，留下的这些亲戚，就是外婆的亲人。外婆对他们说：“有空到上海来，就住在我家。”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外婆娘家人有的到上海贩蔬果，有的到上海联系办厂，他们基本上都借宿在我外婆家。外婆也尽己所能帮助他们。有的路不熟悉，外婆就

领他们去；有的需要买什么东西不知上哪儿，外婆就悄悄地帮他们买好。家里来客，外婆就多买些菜招待他们。因此，娘家人都说外婆这人真善良。

我上了中学后，课程内容多了，学习也比较紧张。父母对我说，暑假里不要每次都去外婆那儿，得抓紧温习功课，2个假期只能选择一次。我想想，也没办法，只好选我认为假期长一点的暑假。中学毕业，我考上了当地高中，父母怕我分心，就让我专注学习。有时，他们就会对外婆说，让外婆抽空来乡下看我。每当这个消息传来，我就会激动好几天。一次，外婆来了，我刚放学到家，一见外婆，就止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小半年没有见到外婆了，甚是想念。外婆说，还是学习要紧，晓鹭乖，不哭。

高中毕业，父亲让我参军，说是到部队好好锻炼。我想想也是。临走前，我特地去市区看外婆，并把这个消息告诉她。外婆说，当兵好，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。她叮嘱我，在部队要遵守纪律，听首长的话，学习本领。她还说，要听到我在部队里成长的好消息。来到军营，我没有辜负外婆对我的期望，4年里多次受到嘉奖，还入了党。第3年，我有了探亲假，第一时间先来到市区看外婆。我带着山里的白木耳、板栗肉等土特产送给外婆。几年未见，外婆瞧着我说，黑了，更壮实了。看到外婆身体一如既往地好，我可开心了。

◆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部队复员回来，被分在当地区武装部。第一个月工资50多元。我给外婆寄去了50元。外婆收到我寄去的钱后，打电话过来说：“我用不了那么多，还是你自己存着吧。”我说：“外婆，你用吧，你年纪大了，每月订一份牛奶，给自己身体增加营养。”外婆执拗不过我，还是收下了。

当时外婆已年近八十，虽说身体无大碍，但明显感到她老人家有点孤独，精气神亦不足。其间，我父母去市区看外婆的频次增加了，我更是如此。只要星期天或节日放假，我就会去看外婆。在那个我熟悉的亭子里，我与外婆拉着手，说说话。外婆会一直与我唠叨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这些话如一幕幕电影在我脑海回放，有情景、有细节。此刻，我觉得外婆的手特别温暖、特别柔和。

时间在一天天不停地流逝。我逐渐长大，外婆变得愈发老去。终于有一天，电话那头传来消息，外婆进了医院，因中风变成植物人。外婆发病突然，使我和家里人都感到很意外。当我走进这家区中心医院，只见外婆接着氧气、挂着盐水，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似睡着一般，没有知觉，任凭你一声声呼唤，她依旧纹丝不动。就这样，过了一阶段，外婆悄无声息地走了。

又一个新年到来，耳旁再响起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”的童谣声。我的眼里仿佛已看见外婆那温润祥和的身影，她正在向我走来……